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繡雲閣  
第二十四回 仙緣莊夢友談道 磬澗谷有怪為鄰

三緘聞得母言，暗將聚陰臺天臺地獄之事常常思及，已知人生如夢，富貴功名無異花開，片時凋謝，學道之念，不覺勃然。紫霞知之，謂復禮子曰：「吾見三緘自隱居磬澗，道心絲毫不動，因下陰府與冥王商議，提伊母魂來至聚陰臺，一睹上天榮華、地獄苦況，俾彼回陽後悉談一遍。三緘聞得，自爾勃發道心，今果然矣。但彼念內敵抱疑惑，爾可提伊入夢，與之講論道旨，以堅入道之志焉。」復禮子謹領師命，下得塵世，化一大第，名曰「仙緣莊」，俟三緘夜下臥，魂提莊內，以好引入道門。是時，三緘父母疾已如失，三緘暗暗欣喜，自不必言。爰命家人備辦香帛性禮，即拜天地神聖以酬默佑之恩。將恩酬餘，天色已晚，入得室內，與父母閒談數語，自覺神倦不堪。其父見而憐曰：「吾兒侍奉湯藥，時日甚久，精力耗極，幸吾與爾母康強若昔，兒於今夜宜早早宿之。」三緘曰：「侍父母安寢後，兒臥未晚。」言雖如是，神倦難支。父母促之再三，而彼始臥焉，頃已入夢矣。

復禮子以一線靈光，化為赤衣小童，手持東帖，竟投三緘宅舍。三緘夢魂似在宅外遊玩，赤衣童子見而揖之。三緘曰：「小子何來？」赤衣曰：「特奉主人命，來邀相公去的，東帖在此，入目自知。」三緘接帖在手，視其名諱，乃「七竅」二字，驚曰：「七竅何至斯耶？我已遍訪數年，音無信渺，不料今日忽然持東帖相招，但不知此去途程，遠近若何。」因詢赤衣曰：「爾主人七竅耶？」赤衣曰：「然。」三緘曰：「今在何地？」赤衣曰：「吾主訪君不遇，游至都下，會及梁公子，始知相公日前發配遼陽罪滿回鄉，選得磬澗谷而家之。吾主獲此確信，急急由都至此，卜宅於純陽觀之東偏，莊名『仙緣』，以其與磬澗谷較近，不時而可晤相公也。茲者喬居已妥，恐相公不知，特命吾持東帖前來，導至莊中以慰渴想。囑見相公後，即便促行，云吾家主人佇立以俟。」三緘曰：「如是，待吾歸告父母。」赤衣曰：「宜速告之，吾候相公於門外。」三緘轉入宅內，稟告畢，即出莊門，隨赤衣小童繞道而去。

路途中，三緘詢曰：「爾主在家，所作何事？」赤衣曰：「吾主而今看破塵緣，日日靜誦《黃庭》，以煉仙天大道，一切世事毫不與焉。」三緘曰：「爾主志有所定矣，吾猶孤陋寡聞，一藝未習，不知若何而後可。」赤衣曰：「相公年富力強，正是煉道之日。」三緘曰：「無有良朋參考元機，道從何習？」赤衣曰：「吾主喬居是地，相近貴莊，早晚間彼此來往，可以常晤，學道不有切磋乎？」三緘曰：「爾言固是，恐爾主以吾為不才而棄之。」赤衣曰：「吾主言及公子，如天星高耀，難以仰攀。自聞址居，不戀里閭，喬遷以就，其平日之思君可知矣，何有棄之之說哉！」三緘曰：「聽爾言詞，開吾胸臆弗少，真不愧高人所使也。」相談相論，意合情投，信步而行，不知途奔何所。

翹首望去，一日高懸。三緘曰：「雲影中萬瓦鱗鱗，紅垣外露者，是何地也？」赤衣笑曰：「相公曾買桃於此，何意忘卻？」三緘訝曰：「是乃純陽觀耶？吾前來茲，以在平原，今胡高聳如是？」赤衣曰：「前者相公意在索桃，視於無心，雖高猶下；今日相公無事，睹之有意，故下亦高。」三緘曰：「爾主府宅，其在觀之前乎？」赤衣曰：「觀左耳。」三緘曰：「觀左下面，似有小溪旋爾，是耶？否耶？」赤衣曰：「相公至自知之。」頃由觀左直下，果一小溪橫互，泉水潺潺。

走過橋樑，見一草亭，矗立於千竿之內。三緘曰：「是亭也，不識誰家逸士所築？」赤衣曰：「此即吾主悟道所在，故號其亭為『悟道亭』，亭上一額曰『魚躍鳶飛』。」三緘曰：「真幽人室也。」

復行數武，大第在望。赤衣曰：「相公稍駐行旌，待吾入報主人，然後迎君玉趾。」言已入第。不逾片刻，出而迎曰：「知主久候矣，請相公速入。」三緘由重門直進，兩旁長廊一帶垂楊覆繞。主人立於廊下，見三緘至，迎入西軒，軒內筵已設西。二人挽手入席，暢飲壺觴。

酒過三巡，復禮子假作七竅聲曰：「程途千里，遍訪吾兄，所恨相會無期，不意今茲仙風吹至，慰吾飲渴之想。特備薄酌，一洗風塵。」三緘謙遜曰：「弟也因兄名而訪兄跡，亦弗辭天水人山，奈幾易春秋，竟無仙緣以晤仙子，奈何幸於仙緣莊內得睹仙顏乎！」七竅曰：「仁兄近年所為何道？」三緘曰：「聽兄一問，不覺汗顏矣。」七竅曰：「諒是胎息久育，不久可以拔宅而升。」三緘曰：「一生碌碌，兄所談者，弟不過徒得耳聞，祈吾兄弗吝指陳，弟願學之。」七竅曰：「兄果未入道乎？俟宴罷時，同入悟道亭中與兄講論一二。」三緘諾。

無何酒肴飲畢，竟上悟道亭。亭外竹影搖青，梧蔭映綠，清幽不異仙府，三緘心甚羨之。七竅暗窺三緘果有慕道之念，於是由淺而引之，曰：「三緘兄以習道為難乎？蓋習道無難，得正軌而入之為難；得正軌無難，得正軌而有恒之為難也。」三緘曰：「七竅師兄事何人，入道如此其易？」七竅曰：「師教固不可無，尤貴能自得師焉。」三緘曰：「聞兄之言，習道若易，兄其略為指點，開弟茅塞，倘得寸進，所賜良多。」七竅曰：「心不清兮物欲擾，內神困憊難生巧；心清神凝固子精，由茲上達道自好。」三緘曰：「道中有煉氣之說乎？」七竅曰：「第一要務在乎此也。」三緘曰：「氣又如何煉之？」七竅曰：「煉氣凝神大有功，每從呼吸以相通；要效天地自然處，旁近用力不相同。」三緘曰：「吾聞煉氣要下丹田，其信然歟？」七竅曰：「不但此也。丹田之下有三關，能過三關別有天；尾閭曲折層層上，直到崑崙大洞前。」三緘曰：「又聞煉道絕欲為先，固精第一，是如此道，不幾無夫妻子母之說乎？」七竅曰：「古來成道有童真，夫妻二字不相親；亦有夫妻成大道，若盡童真盡盡倫。」三緘曰：「聽兄所言，道固易學，奈吾父母尚在，忍拋棄而入深山哉？」七竅曰：「拋離父母入山深，人倫大道缺一門；即在家底皆可習，總怕幾人不用心。」三緘曰：「如正煉道，父母呼之，不答非孝，答之非道，當何以處此？」七竅曰：「隨時隨地皆可習，只在一心不離別；如形外面使人知，尚未深明道之的。」三緘曰：「習道之形，到底如何樣耶？」七竅曰：「用功時節運功夫，雖然本有視如無；若使人人知我有，皆非正軌是旁敷。」

三緘聞到此，似有會悟，曰：「要如是做耳。」七竅曰：「不如是，不如不做也。」三緘得此頂門一針，已曉入道之法，啞然自笑。七竅曰：「道中妙趣少人知，得解人來便得之；手舞足蹈原何故，正是《黃庭》得意時。」三緘頻頻點首，向七竅拜舞不已，曰：「若非吾兄招飲貴莊，吾必終身立於道外。他日道若能成，兄即吾師也。」七竅曰：「何敢當師，但願賢弟胎嬰早結，拔宅仙升耳。」因見三緘樂道之志已堅，遂於夢魂中送之歸里。三緘且前且卻，依依不捨。七竅曰：「吾喬居於此，與兄甚近，晤自易之。今欲留兄消閒數日，又恐堂上悵望倚闌，不然即此聚首一生，其心猶未足也。」言畢，拱手而別。

三緘一步一回顧，至不見七竅形影，然後歸莊。甫入莊門，為犬吠數聲，一驚而醒。仙緣莊之情景，宛在目中；七竅兄之言談，猶在耳畔。急急披衣下榻，細將所傳反覆思維，已有三分會意。自是日在家內，常常習之。

靈宅子默會得知，欲阻三緘入道之路，奈無有如總真童子之法力而聽為運用者，眉上現愁，乘雲空際，極目四顧，天青一片，絕少行雲。剛欲播轉雲頭，忽有毒龍真人飄飄而至。靈宅子遙而呼曰：「真人何往？」毒龍曰：「閒遊四境，以遣愁腸耳。」轉詢靈宅子曰：「真人又何往？」靈宅子曰：「吾亦無事而閒遊者也。」毒龍曰：「如是雲頭一別，吾將行矣。」靈宅子曰：「真人至敝洞消閒一日，可乎？」毒龍曰：「恐入仙洞，又多煩擾。」靈宅子曰：「真人何必拘此。」遂執其手，並雲而行。

及至洞中，煮石為黍以款之。席間閒談，言及紫霞闖道一事，毒龍拍案怒曰：「紫霞野道，恃伊仙法無敵，虛無子一道未成，喪吾部類良多，言之令人痛恨。」靈宅子曰：「真人不思復此仇乎？」毒龍曰：「久欲復之，奈不得其機耳。」靈宅子曰：「今有其機矣。」毒龍曰：「如何？」靈宅子曰：「紫霞命復禮子夢傳三緘大道，三緘稍得指點，在家學習。真人欲復前仇，何不化一道裝者流，求與三緘為鄰，乘機阻其學道之志。」毒龍曰：「倘不能阻，又將如何？」靈宅子曰：「真人現出原神，一口吞之，有胡不可！」毒龍曰：「此策固妙，但恐道祖見罪，難逃《太極圖》中。」靈宅子曰：「道祖仁慈，若見罪時，吾率群真力保。」毒龍曰：「如此，吾約老蝦、老蚌、老蛟，化作一家眷屬，求三緘地土為室，早晚以非道惑之。如能見惑於吾，吾必投其所尚；如不能

惑，吾聲不饒彼焉。」靈宅子聽言大喜，命守洞童子另治黃梁仙釀，為毒龍祖餞。毒龍飲罷，告別靈宅，忙到東海約及群精。群精聞之，無不欣喜。

蚌有一女，詢母言曰：「兒聞三緘係虛無子一轉，仙根仙骨，妖部皆思惑彼，以盜元陽。母既許從毒龍迷惑三緘，兒亦願隨化作女嬌。如三緘戀色，百般獻媚，以求其寵，庶兒升仙之路指日可望矣。」老蚌曰：「兒言極是，可隨吾行。」一時海霧紛騰，海雲雜起，群精離了海岸，爭先恐後，競投磬澗谷中。毒龍、蛟、蝦乘雲疾速，不久已至。老蚌母女雲頭緩緩，亦向磬澗而來。

將近谷口，前面雲頭立一道姑，笑容可掬，詢於老蚌母女曰：「仙姑何往？」老蚌曰：「在洞無事，特游四境以賞奇觀。仙姑何名，不在洞府，來此阻吾雲頭，有何計議耶？」道姑曰：「吾蚌屬也，道號霞英子。」老蚌笑曰：「如是，爾我同類，敢問爾被誰度脫得以仙升？」霞英曰：「前歲三緘訪友求道游至海角，有水精欲加毒害，吾化老叟常常護持，紫霞真人嘉吾護道有功，奏封仙品，脫去水族軀殼。至今逍遙天上快樂無窮，且得紫霞為師，日日訓吾道旨。可知護持大道，能升仙職；如害大道，其罪難道。吾也念爾母女與吾同類，故來阻爾去路，毋助毒龍為虐，以害三緘。況三緘既肩闡道大任，諸真諸聖群相維持，如可害之，早已收於山精水怪矣，何待今日。毒龍之為靈宅所使者，不知靈宅曾受紫霞呵斥，今急欲奪闡道之任耳。前命總真童子與復禮子鬥於半天，道祖知之，收回八卦臺前，命守胎津地界。斥彼時尚未到，濫出泥丸。夫總真童子千變萬化，尚不能傲此闡道之旨，矧真類成精哉？」

老蚌聞言，顧謂其女曰：「聽霞英言，不如退歸東海。」蚌女曰：「霞英鬼頭，以甜言抵吾娘母，恐將吾娘母駭退，而彼投磬澗矣。吾娘母不願護道，倘三緘入吾色界，成仙在指顧之間，其遲不更捷乎？吾勸霞英休得多言，吾將去矣。」言罷，口吐妖風，洋洋去矣。

其母見女已去，亦將妖風驅動，速速如箭，直向磬澗而墜焉。

霞英子曰：「忠言逆耳，難挽所向之心。不獨世人如斯，水怪亦然！」歎息良久，雲頭扭轉，退歸洞府，報與師知。

群精齊至磬澗，斂跡潛形，惟毒龍真人化一道士，常於三緘宅外或去或來，使彼知之，以為入門地步。他日，三緘功煉暇時，倚門外望，見一位道者去來無停。盼之已久，乃暗計曰：「自那夜夢得良明，傳一二入道法門，即朝夕煉修，頗有進境。然亦有不精悉處，如再得一友明而指之，則入道更不見難。但是地村野鄙俗，不以財氣是戀，即以酒色為懷，全無習道者流合志同方。雖欲借助於他山，而其人已渺，由是而功無可進，不亦虛度日月乎？吾於此深為之慮，不意有是道者突如其來，其或無假以緣，而為哥道助焉，未可知也。」三緘有此一番猜度，因於次日假游溪上以待之。

剛立溪岸，道士果急遽而至，揖三緘而詢之曰：「先生莫非雅號三緘者乎？」三緘驚曰：「爾何知吾賤號？」道士曰：「前者訪道四方，偶至聚仙觀中得晤七竅，兼見兄臺筆跡。七竅尋君弗遇，時時嗟歎不已，吾故知君雅號焉。」三緘曰：「兄臺道號安在？」道士曰：「鄙號江清。」三緘曰：「一聞雅號，知能清心寡慾，入道深深矣。」道士曰：「道中之事，不過稍知一二，講道之說，則吾尚不敢耳。」三緘曰：「吾兄家居何所？」道士曰：「家住渭水，喬遷貴地，未得片址棲身，故碌碌忙忙，時往來於是溪之上。」三緘曰：「家口幾何？」道士曰：「四五人耳。」三緘曰：「四五人口，所居尚易貸之。」道士曰：「以人口四五，何地不可居住，但人非同類，入目甚厭其煩。倘得如兄臺以為鄰，則煉道不無長益。」三緘曰：「道兄不嫌地陋，吾宅之左有空室數間，兄去望之，如其可貯金玉，並不索賃資也。」道士曰：「若然，不必另尋他所矣。」

遂隨三緘入室一顧，顧已而言曰：「是室幽深，正堪習道。」三緘曰：「兄既喜茲陋室，可即喬居。」道士曰：「盛承顧盼，吾且別去，將家眷呼來，不煩仁兄久候於此。」三緘歸，倚門暗視，果見道士攜四五家眷，遷於空室之中。三緘喜，以為得此佳鄰，道有上達矣。